

古诗词里的女儿美

□ 明伟方



翻开泛黄的古卷,穿越千年的风尘,总有一缕幽香穿透纸背,那是古诗词里氤氲不去的女儿美。在那个没有滤镜和修图的年代,美是一种浑然天成的气韵,是山水间的惊鸿一瞥,也是深宫里的盛世流光。

古人写美人,往往不着笔于眉眼的尺幅,而是将她们置于天地万物之间,以一种写意泼墨的手法,勾勒出那份令人心醉神迷的绝代风华。

在那盛唐的气象里,李白眼中的美,是超脱凡俗的空灵。他笔下的女子,带着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。“秀色空绝世,馨香为谁传。”这美是孤傲的,它独立于世人的喧嚣之外,如同一株幽兰在空谷中静静绽放。那绝世的容颜,并非为了取悦谁而存在,而是一种生命姿态的自然舒展。当李白写下“秀色掩今古,荷花羞玉颜”时,他是在用整个时空做衬托。试想,那亭亭玉立的荷花,历来被世人视为高洁的象征,可在这位女子的玉颜面前,竟也感到了羞涩,仿佛所有的光彩都被夺去。这种美,是“花羞”的境界,它不张扬,却有着万物低眉的力量。李白的儿女美,是灵动的魂魄,是那一抹让人捉摸不透、却又心驰神往的留白。

如果说李白的美是山间的云,那王昌龄笔下的美便是水面上的风。“芙蓉不及美人妆,水殿风来珠翠香。”王昌龄擅于营造意境。他没有细描女子的五官,而是拉远镜头,描绘了一幅水殿风来图。娇艳的

芙蓉花,历来是美的代名词,可在此刻,在这位盛装的美人面前,也显得黯然失色。这不仅是容貌的胜出,更是气质的加持。当微风拂过水殿,带来的不仅是荷花的清香,更有美人身上珠翠摇曳的冷香。这种美,是流动的,是听觉与嗅觉的交响。珠翠轻鸣,暗香浮动。那一刻,女儿美不再是一个静止的画面,而是一首流动的诗,让人仿佛能看见那水殿之上,佳人回眸,涟漪顿生的画面。

当然,最摄人心魄的美,往往带有一种倾倒众生的魔力。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里,用一个瞬间定格了千古之美。“回眸一笑百媚生,六宫粉黛无颜色。”这是一个极具张力的镜头:在金碧辉煌的深宫之中,佳丽三千,粉黛如云,却都在她那一回头、一展颜的瞬间失去了颜色。这美,在于“回眸”的动态,在于那“百媚生”的风情。它不是刻板的端正,而是鲜活的生命力。那笑容里藏着自信,藏着娇媚,甚至藏着一个王朝的盛衰。白居易懂得,真正的女儿美,不是精雕细琢的妆容,而是那由内而外散发的光彩,能够瞬间点亮灰暗的世界,让所有的陪衬都沦为背景。这种美,是耀眼的,是让人屏息的惊艳。

然而,古诗词里的女儿美,并不仅仅属

于宫廷和高台,它更属于山野江湖,带着一种凄婉的清丽。王维笔下的越女,便是这般楚楚动人。“谁怜越女颜如玉,贫贱江头自浣纱。”这里没有珠翠环绕,没有水殿风来,只有江头清冽的流水和手中浣洗的轻纱。颜如玉,是对她容貌最直白的赞美,温润如玉,纯净无瑕。可这绝世的美貌,却身处贫贱之中,无人怜惜。这种反差,赋予了女儿美一种深沉的悲剧色彩。她在江边浣纱的身影,是孤独的,却也是高洁的。王维让我们看到,美有时是脆弱的,它可能被生活的风霜遮蔽,像一颗遗落在沙砾中的珍珠。但正是这份“无人怜”的落寞,反而让这份美更加凄美动人,直抵人心深处。

古诗词里的女儿美,或如李白笔下的空灵绝世,让荷花羞涩;或如王昌龄眼中的水殿风来,暗香浮动;或如白居易描绘的回眸一笑,惊艳时光;亦或如王维细腻的江头浣纱,凄美清冷。她们不仅仅是文字里的意象,更是历史长河中那些鲜活生命的缩影。

掩卷沉思,窗外已是暮色四合。千百年过去了,时光可以斑驳古卷,却无法磨灭那份对美的向往与赞叹。诗词里的女儿美,早已化作一种文化基因,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。她们告诉我们,美,从来不是皮囊的堆砌,而是灵魂的投射,是那一低头的温柔,一回眸的风情,是生命在天地间最优雅的绽放。

枝头白鸟

□ 金幼蓁



玉兰花开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新的气息。每当我看到这些像鸟一样,轻盈摇曳于枝间的花朵,便不由想起元代诗人赵佑的诗:“白玉兰花如凝脂,银盆脱粉照清辉。”玉兰,春天的舞者,以三季的积蓄演绎一场生命的华丽舞蹈。凝视玉兰,心会被那一树明媚触动。它们在枝头摇曳生姿,和蓝天白云相映成趣。

想到十三年前的植树节,我在楼前的绿化带种下一棵白玉兰苗,枝干光秃秃的,纤细柔弱。邻居大姐见到不解地问,这细细的一根是什么东西?这么难看!我解释是玉兰树。她笑着说:“你真是瞎折腾。公园里有那么多高高大大的玉兰树,你怎么不去看!”我一笑而过,暗自思忖种花也是“种自己”啊。

时光匆匆,玉兰扎根于土地,汲取大地的养分,枝干渐渐粗壮。如今的玉兰已经高出一楼地面。我在阳台洗衣晒衣,或是看书时,玉兰就与我对视。与玉兰一同成长的,还有我自己。十三年间,我终于从病痛的阴霾中走出来,迎来健康的曙光。当我站在玉兰树下,仰望着高耸的树干,心中不禁感慨:假如没有当初的早发现早治疗,没有医生的精湛医术,哪来现在的我?

我偏爱玉兰花,爱它不事张扬的纯粹。花瓣素白不染半点尘杂,静立枝头,不讨好谁也不争什么,只悄悄散发着淡香。每每看见玉兰,我的心便静下来。它提醒我们:人这一生,不必活得多么热闹,守住一颗纯净之心最重要。

这株玉兰,早已长进我的日子里。花开时,抬头是满眼素洁,风一吹,香味淡淡漫过来,人也跟着轻盈。玉兰花期不长,不过十来天花瓣就簌簌飘落。花落后来慢慢抽出新叶来。盛夏一树葱茏,遮出一片清凉。到了八九月份,枝头上冒出一串串蓊蓊果。初时嫩绿,后来慢慢转成赭红,远远看去像一串串小葡萄。鸟儿常来啄食,花猫喜欢在玉兰树下蜷着打盹。秋深时,叶子泛黄飘落。冬天只剩疏枝伸向天空,安静内敛。

这些年也见过不少老玉兰,有的长在街边,有的生在小区,树龄一大,枝干就苍劲古朴。越是老树,花开得越沉静,不慌不忙,就像人到了一定年纪,不挣不抢,只安安稳稳过自己的日子。它不跟岁月争,不跟命运运,能开一朵,便

认真开一朵,能活一天,便好好活一天。花如此,人也该如此。不攀高不比附,不刻意讨好谁。开自己的花,守自己的时节,静溢从容。

闲来无事,我喜欢站在玉兰树下仰头凝望,看它一朵一朵绽放,一片片飘落,看阳光慢慢移过花瓣,看微风轻拂枝头。心里那些杂七杂八的念头,会一点点淡下去、软下去,人也跟着变得简单安静。

前人写玉兰,喜欢说它洁白如玉,清香如兰,我读了只觉亲切。好花不必多赞,一句干净便胜过千言万语。人这一辈子,求这求那,到最后,最难的也不过是“干净”二字。心干净,人干净,日子干净,像这一树白玉兰,不艳不娇,不闹不作,安安静静地开在春风里。翌年春天,风一暖,玉兰依旧会准时开放。一树清白,一身温润,伫立在人间,等风来,等你来。

小小说

爱无盲区

□ 白洪彬

拆迁后的废墟路上,总能看见盲人董大爷摸索前行。他手中的导盲棍深浅不一地敲着瓦砾残土,不知摔过多少跤。这条坎坷的路,是他生活的必经之路。终于,小路迎来改造,很快拓宽成八车道的大马路,辅路铺设整齐的大理石,光洁明亮。工程顺利推进,转眼到了竣工验收的日子。

验收现场,众人漫步新路上,欢声笑语不断,纷纷称赞这是样板路、优质工程。验收会议室里,气氛热烈,报告单在桌上传递,签字盖章接连完成,眼看就要顺利收官。

轮到交通监理小李发言时,他轻松的神色骤然凝固。看着报告单,小李眉头紧锁,沉默片刻后轻声开口:“我外出学习两个月,临时受命参与验收,本不多言,但有个问题想提出来。”

众人一愣,纷纷追问缘由。“道路整体质量合格,但两侧辅路,缺少盲人专用导盲线。”

小李的话让会议室瞬间安静,随即响起细碎的议论。有人不以为然,觉得无关紧要;有人解释,小镇盲人极少,且多人陪同,设计时未作硬性要求;还有人劝他,验收在即,返工太麻烦;更有人悄悄提醒他,工程是市交通局王处长旗下队伍承建的。

“这和谁承建无关。”小李语气坚定,“修路不只是求外观漂亮,更要方便每一

个人,尤其要顾及特殊群体。董大爷是抗美援朝老兵,战场负伤致盲,他和所有残障人士一样,都是小镇的一分子,理应被善待。我们的疏漏让他们出行更难,良心何安?路要宽敞,人心更要敞亮,爱心不能留死角。不补导盲线,这条路就是不合格,这个字我不能签。”

掷地有声的话语回荡在会议室,全场陷入沉默,会议不欢而散。小李的坚持引来不少非议。有人说他不知好歹,有人叹他不懂变通,会因此断送前程。

一个月后,迎宾路完成返工,两条醒目的黄色导盲线沿辅路延伸,道路焕然一新。

通行典礼上,人群熙攘。董大爷在志愿者陪伴下走来,导盲棍轻触导盲线的纹路,脸上缓缓绽开舒心的笑容。

没过多久,小李被调离县交通局监理岗位的消息传开了。同事们议论纷纷,都觉得他是因坚持原则得罪了人,终究自食“恶果”,把自己逼上了绝路。

就在众人唏嘘不已时,一周后,新的任命传来:小李被市交通局监理处破格上调。下达调令的,正是此前大家口中的王处长。

消息传回原单位,曾经议论纷纷的同事面面相觑,满脸错愕。原来,真正的公道从不会缺席,坚守底线的人,终会被看见。路不留死角,人心更不该有盲区。

长河浪花

七律·半边天赞

□ 孙新民

不让须眉立世间,柔肩亦敢担江烟。
丹心映日辉千古,碧血凝春润九天。
教子相夫浮汉汉,兴家报国正高悬。
风流何敢男儿论,自古红颜胜美泉。

鹧鸪天·赴红河过节

□ 赵统斌

千里平川耀碧光,风中嫩柳已鹅黄。
云开雾散鸟声脆,霜去露来梅瓣香。
兰考近,汴京长,置身新郑勿匆忙。
候机三刻心方静,思绪如歌伴梦翔。

探花郎·桃奴腰肢细

□ 文语禅心

桃奴潜访胜景寺
昨日腰肢细
揉纸千张起
赠书咿曲
空盏人去

梅枝点红院墙西
禅榻卧花溪
窗根皮影戏
啾锣催鼓
啼笑粉墨剧

写给春天

□ 张爽

周而复始的是四季,而人,是一天天长大又慢慢老去。初春的风,依然料峭。我徜徉在朝霞桥上远眺——东风与湖面悄悄亲吻,群群野鸭正欢快地划行,见证着这美好的交融。踏上泛青的草地,我与不远处一畦菜田,同沐浴在阳光里。田里泛着绿色的希望,而我,正浮想联翩。脑海中的,是三月天——大地一派生机,暖洋洋,鲜嫩嫩,明晃晃。金色的菜花开了,灼灼的桃花宛若云霞,蜜蜂、蝴蝶间哄哄地飞呀飞……风是轻的,月是含羞的,一切都带着朦胧的心事。傍晚来临,鸟儿归巢,一些无端的思绪也默默涌动。这就是春——东风浩荡,让人振奋;群芳吐艳,让人沉醉;无边丝雨,让人惆怅;拥抱大地时,让人喜悦,又带一丝怜惜的春呀!亲爱的春,当我在丙午马年与你再次相遇,我已悄然长了一岁,而你,依旧是那个面若桃花可爱的春姑娘。



心香一瓣

xinxiangyiban

一树新栽益四邻

□ 甘武进

万物复苏,一年一度的植树节沐浴着春风如约而来。这个时候,我常常花上几天时间,约上三五好友,或带上几个学生,一起到郊外走走,拥抱春天,播种绿色。我们挖坑、放苗、培土、整平、浇水,一棵棵树苗迎风挺立,我们的心情也变得和春天一样明媚起来。

在我老家,乡亲们素有在山头地边、河道沟渠及房前屋后植树插柳的习惯。那些树跟着自家的孩子一起成长、成材,让乡亲们从用其材、食其果、护沙土、净空气、洁水源等各种用途中受益颇多。或许是从小耳濡目染,深受长辈言传身教的缘故,又加上自己一直从事教育工作,我对植树造林、绿化美化家园更是情有独钟。

那是极其美好的体验。看着新栽的树苗迎着春风舒展枝叶,我的心情总是无比愉悦。我常和学生一起,写一篇篇关于树、关于植树的诗文,记录我们在植树活

动中的欢声笑语、兴奋言说、劳作收获;记录那时春风的轻软馥郁、泥土的潮湿气息、树木的清新味道……让植树最终成为一种自觉,在学生心里种下一棵树,现在,以及将来。

在过去,古人都爱树、惜树,有植树的传统,涌现出许多崇尚植树造林的趣闻佳话,不少文人墨客为此留下流传千古的诗句。先秦佚名的《定之方中》写道:“树之榛栗,椅桐梓漆,爰伐琴瑟。”楚丘官庙等处种植了“榛、栗”,这两种树的果实可供祭祀;种植了“椅、桐、梓、漆”,这四种树成材后都是制作琴瑟的好材料。

与树为伴,如临君子。晋代陶渊明爱柳,屋后植柳树五棵,自号五柳先生。“方宅十余亩,草屋八九间,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。”唐代杜甫喜桃竹,写有“平生憩息地,必种数竿竹。”北宋的林逋爱梅,自称“梅妻鹤子”。清代汪士慎写道:“小院栽梅

一两行,空疏疏满衣裳。冰华化雪月添白,一日东风一日香。”

东坡先生道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”他的居住环境超凡脱俗,清新高雅,他的追求代表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、相輔相成。“大将筹边未肯还,湖湘子弟满天山,新栽杨柳三千里,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这是清代左宗棠的老部下和同乡杨昌浚,描述其与部属在西征期间,动员湘子弟在沿途广种“左公柳”绿化边陲的诗,饱含的是华夏儿女自强不息的团结力量和勇御外侮的民族精神。

“一树新栽益四邻,野夫如到旧山春。树成多是人先老,垂白看他攀折人。”正是植树的好时节,赏读古代诗人的植树诗,学习古人,把植树当成我们的时尚追求,把绿色“种”在了心中。种下一棵小树,呵护一片新绿,家园更绿,天空更蓝,空气更清,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美丽。

心灵站台

xinlingzhan tai

旧书里的暖时光

□ 谢正义

双休日,总算能闲下来透口气。念叨了很长时间,今儿终于横下心,把那个装满旧书的书橱整理一下。

搬把椅子,往书橱跟前一坐,伸手拉开橱门——嘿,旧书的那股味儿迎面就扑了过来。

不是新书那种冲鼻子的油墨香,也不是晒过太阳后干爽爽的劲儿。该怎么形容呢?像封存了许多年的老味道,还混着纸页经年累月、慢慢陈化的气息。说枯燥不对,反倒透出点淡淡的甜,似有若无地飘着。

这大概是旧书独有的味道吧。旁人闻着兴许觉得呛,我却深深吸了一口,心里反倒莫名踏实下来。

这书橱是真的老了,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添置的,漆面早已磨得斑斑驳驳,推拉门也不太灵便,得铆点劲儿才能拉开。里头塞得满满当当,书横七竖八地摆着,全是我三十多年攒下来的家底儿。

书橱最上层,压着几本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期刊。纸页已经黄透,脆得跟酥脆的旧报纸似的。翻的时候得屏着气,放轻手脚,生怕稍一用力就给碰碎了。

我在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待了三十多年,最爱买书。新闻采访、传播学理论、中外文学名著,只要入得了眼,见什么买什么。还有那些在报刊上发表的稿件,剪报本、样刊样报,都一本一本收着。有的书页上,密密麻麻爬满了字。那时候,我偏爱使用蓝黑墨水,钢笔尖戳在纸上,一笔一画都透着胶较真的劲儿。

如今再看,有些字迹都褪开了,连我自己都认不全。可那份当年的专注,隔着几十年的光阴,还是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。

这些年,搬了多少次家啊?从煤矿搬到城市,从集体宿舍搬到单位集资房,又从集资房搬到现在的房子。每次搬家,都像打一场硬仗,老式收音机、走不准的闹钟、过时的衣裳,该扔的扔了,眼都不带眨一下。唯独这些旧书,一箱又一箱,死死沉沉的,怎么都舍不得丢。搬家公司的工人,每次扛箱子都要抱怨:“这箱子里装啥了?比石头还沉!”

我也不跟他们掰扯。他们哪里晓得,这箱子里装的哪里是书,分明是我三十多

年的日子。是那些日子里,缠在一起的人和事,冒出来的念头、做过的梦。

翻着翻着,那本《古文观止》就冒了出来。是1991年夏天买的,上班头一个月的工资,两块三毛五。那时候,两块多钱可不是小数目,我在新华书店门口转悠了好几圈,犹豫了半天,才咬咬牙买了下来。

扉页上,我工工整整写着“1991年夏于新华书店”。字迹还带着没褪尽的学生气,一笔一画都下了力道。如今,书皮磨得起了毛边,书角卷得不成样子,纸页泛着那种被茶水浸染过的黄。可书里的那些文章,说实话,直到今天拿来读,才算咂摸出点滋味来。

就像《岳阳楼记》里那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,年轻时背得滚瓜烂熟,也不过是死记硬背罢了。如今再读,脑子里过了那么多事,尝遍了生活里的忧与乐,这几个字搁在心头,分量早就不同了。

又翻出几本早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书,各个年代的版本都有。有些观点搁在今天看,确实显得旧了。可翻着翻着,还是能触摸到当年那些老先生的较真劲儿,为了一句话、一个字,能争得面红耳赤,还能洋洋



洒洒写上万言的考据。

书是旧了,可那份认真,好像还附着在发黄的纸页上。现在用手指摩挲一下,都能感到一丝温热。

不知不觉,就坐了一下午。太阳从东窗挪到玻璃上,又慢慢移到西墙角,最后斜斜地钻进书橱一角,给那些陈旧的册页镀上一层柔暖的金晖。

光线里,细细的尘屑漂浮游荡,轻轻洒落在书脊上,薄薄的一层,像是时光悄悄留下的印痕。忽然想起,在哪本书里读到过一句

话:“书香,不是笔墨纸张的气味,是精神传承的气息,是易逝与永恒之间析出的那层琥珀。”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。

窗外的世界,一天一个样,热闹得很。“日新月异”这话,一点不假。可书橱这边,时光好像流得特别慢,慢到能清清楚楚听见翻书时纸张发出的轻微响动。

腿坐麻了,扶着书橱慢慢起身,心里却满满的、安安静静的。那些旧书还挤在书橱里,像一队沉默的老友,什么话也不说,却把这几十年心事,都替我妥帖地收着呢。